

《日常书写与书法的起源》——上海市中青年学术沙龙纪要

潘善助:各位领导、专家、同学们,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第三期“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今天的形式将会比前两期有更大的改进。

今天很荣幸请到了《书法导报》副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姜寿田先生,上海文联专职副主席沈文忠先生,上海市书协主席丁申阳先生,上海市书协副主席张索先生以及《书法杂志》副主编孙稼阜先生。

今天的学术沙龙有四个议程,第一是请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丘新巧先生作主旨演讲,题目是日常书写与书法的起源。第二,请姜寿田先生点评。第三,请张索教授讲讲为什么规定华东师范大学书法研究生用毛笔写日记,请高榕作为研究生代表讲讲坚持书写毛笔日记的感受。第四,请孙坤先生诙谐坚持用毛笔写游记的感受。最后,学术讨论。

上海市书协为什么要举办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我们以为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是上海城市书法工作的优势所在。上海人口2400万,但是地域范围相比较其他省是比较小的。崇明岛区距离市区也就是100多公里的路程,其余区都是在100公里以内。大家集聚到文联和上海的任何地方,大概也就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解决了。这在省部级书协层面来讲是不可能的,在甘肃、新疆需要坐飞机才能相聚。何况我们现在看来,从事书法学术工作的中青年人大都分布在中心城区。

同时,因为上海有比较深厚的书法学术研究的传统。上海开创办全国书法研究学术期刊的先河,还有《书法》杂志和《书与画》杂志,从事书法研究,上海得天独厚。

另外,上海的书法研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全国书学讨论会,第一届、第二届时,上海的成绩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到第八届、第九届时,上海的成绩就不太理想。第十届才有转机,两篇获奖,一篇入选。第十一届,因为上海书协承办的,大家的积极性很高,投了一百多篇论文,入选了八篇,全国排名第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拥有一批有思想、有热情的中青年学人。上海要重振海派书法,需要“三步走”。第一步是书协工作模式的升级换代,这个目标基本上初步实现,中国书协对上海市书协的工作模式也曾给予充分肯定。第二步是学术的繁荣。第三步是创作的复兴。学术繁荣的步伐比创作复兴的步伐迈得更快,书法创作成绩有往上走的趋向,但是创作复兴的成绩不如学术的成绩来得明显。

上海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的理想是一个季度举办一次,一年举办四次。早规划,早定选题,早定专家,提前通知。

我们初步设想,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的目标是八个“一”:聚集一批学人,围绕一个主题,由一名学者作主旨演讲,建立一个平等包容的交流机制,一个季度举办一次,推出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诞生一批有潜力的中青年学人,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学术活动品牌——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上海书协通讯》第227期刊登了丘新巧先生主旨演讲及姜寿田先生点评,本期将摘选部分现场发言,以饕读者。)

张索:今天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谈谈教育和日常书写的问题。由于语境的变化,现代的书写语境是白话文,有句读,简化字,横式书写,用钢笔等。现在又是电脑时代,学生拿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于书法专业的同学,提到写字,要么是临帖,要么是创作,日常书写的状态几乎也很少,这与古人写字的状态相距甚远。对于日常书写,我自己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与大家交流。我认为中国书法的发展中可以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敬体书,一种是便体书。所谓敬体书,就是带着崇敬的心态,如写碑文、试卷、奏章等等,它是社会公共交往中一种较普遍的文书形态,从礼仪的角度看可谓敬体书。敬体书的特征比较端庄。而便体书则是比较随意书写,状态轻松,通常如文稿、稿稿,日记或致友人信札等。这类书札往往以行草为主,体现了文人随心所欲的书写状态,这称之为便体。我认为这对梳理中国汉字书写状态的脉络很有帮助。

作为书法专业的同学,首先技法要非常过硬,很多书法作品写得很好,能获得大奖,但是他们的日常书写不佳。拿日常的钢笔字来说,有的甚至不能见人,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们对基本的日常书写掌控有问题。王羲之是写不坏字的,怎么写都好。因此在书法专业的同学中,如何将临摹与创作表现在日常书写当中,我们做了尝试,就是要求每位同学用毛笔记日记,从书法专业的角度考量,每天让学生拿毛笔用自己比较擅长的行楷或行草写日记,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能把练习过的书法技法通过日日记课的方式予以呈现,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把临摹、创作日常化。另外,记日记有多方面的功能,例如记事、备忘、反省、练笔、练文等诸多好处。日记文体我们倡导文言文,这样让书法专业的同学回到一个书法学习所需的语境中。在书法教育中,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也取得一定效果。也给当下学生时代的人文活动增添了丰富的内涵。我们有的同学是用本子,有的是用一张张宣纸,我觉得这都可以,也体现了日常书写便体书的特征。只要能坚持下来,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就很有效果。

我们当下的语境与古人相距较远,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从文化层面来说,我们沪师大书法专业对学生培养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不一定培养大书法家,但要培养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继承总要对古人有所了解,如何了解?尽量对古人的东西要读懂,所以古汉语是我们学科课程设置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的解读古人及其作品,我们请俞丰老师讲碑帖导读课。使学生在古汉语和历代碑帖解读两方面受益,教学效果也明显。我们所采取的

各种办法无疑是对现在大学生书法专业欠缺的弥补,我把它称之为“补钙”。总之,作为书法专业的学生要回到传统文人所应有的语境中去,虽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这样做的。

高榕:非常荣幸参与此次由上海书协举办的第三期青年沙龙,听了前面几位老师所讲我受益良多,我主要从一个书写实践者的角度来谈一下我对日常书写的理解。

在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之前绝大多数同学是没有日常书写习惯的,入校以后张索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开始是用硬笔,后来慢慢地全部改为毛笔书写,我觉得这是日常书写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毛笔日记的书写过程中我想到了几个私密的。

首先,日记在人们心中是极为私密的,是自我内心的真实表述和记载,是不便示人的。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大量前人的日记包括私人信件在今天已经公开出版发行,我们通过这些私密日记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实鲜活、立体丰满的人,它极大地拉近了大师与民众的距离,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走进前人提供了最为直接和真实地材料。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真实地人,坦然面对自己的高贵和卑劣。另外,在我个人日记书写的过程中,我的内心是很愉悦的,我能够随心所欲的记录,宣泄我内心真正的想法,能从中感受到轻松和畅快。所以,对待日记,我们在真实和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坦然处之。

其次,日记的日常书写跟我自己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日记中我会写到很多人的所思所想,亦或是一些主观判断的月旦评,好的或坏的。除此之外,还采用古文或半古文的形式去写,当我读到好的词汇和语句时,我会把这个词应用一下,或者是摘抄一下,这个无形中対古文的写作水平也有提高。种种因素再加上书写心理的极大放松和随意性,亦会涂改或者是随手画一些所见到的和人物。直接致使日记日常书写不同于作品创作的“完整性和思想性”。不得不说,谈及创作大多数人是经过反复构思和预设,甚至加以多次修改调整和书写之后才完成的。要考虑到内容、形式、笔墨、视觉等等因素。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写作品类似于抄书,只写一遍,哪怕有错字漏字也只写一遍,也从来不打草稿,好或坏全交给评委和他人判定。因此我想到,既然有日常书写,是不是也可以提出日常创作的概念。每天写一幅或几幅作品,不为展览应酬,写了就扔在那里,我想这也许是对当先程式化创作风气的一个引导和扭转。

最后,是日记书写的时空性问题。顾名思义,记述每日或当日所见所思所感,其自身属性中就带有极为严格的时空性。即当日所感所应应当日便记下,改日再记或累日补记都会折损日记的丰富性和即时性。当遇到一些人或事时,当下我们会有一个感受,或者是简短的想法,但是如果隔段时间再记,也许这个感觉和想法已经没了。同时,记日记会促进我们思考,也是对自我的反省,白天我做了好和不好的事情,我都可以在日记中有所体现。这个可以认清自己,从而完善自己。除了日记的日常书写之外,我个人平时会写很多便条和书信,我可能会到那种收到朋友来信的喜悦感。甚至,我的同学收到信以后他们有的不去拆开,只是让我把内容告诉他,然后把信件小心收藏起来。他们觉得手写的信比买一个礼物什么的更有温情、更令人感动。

总而言之,既然我们选择了书法,选择了传统文化,我们就应该竭力弘扬并运用它,像毛笔日常书写这种事,我们学书法的不去做,反而让其他不搞书法的人去做,试想百年后所留下的日常书写文献将是多么的不堪,我觉得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耻辱。

个人愚陋之见,各位老师多批评。谢谢。

李坤:我是上戏书法本科班和研究生班毕业,也是这个专业开办以来目前惟一一个读满三年的本科又读研究生的。我讲讲我的日常书写。

我在上戏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坚持用毛笔做日常书写,只要能动笔的地方我都是用毛笔写的,比如读读书的时候看到某一段话或者是某一句话有些感悟,就用毛笔写下来,或者是临帖的过程中,对那个帖的某个字有想法我也随手记录下来,还有一个是读书笔记,我读了一本书以后,我要把这本书的章节、脉络、感悟写下来,我一般读一本书是可以写一本读书笔记,还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写一些小文章,但草稿我是从来不用电脑,坚持用毛笔手写,写完以后需要打印再用电脑。最关键的是几个老师都谈到了写日记,我是从上戏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写日记,到今天为止一天都没有落下过,并且全部都是以毛笔书写的,大概写了几十年,不管每天有多么累或者是怎么样的,都要写。当然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有时候晚上喝酒多了实在写不了,第二天补上。我用毛笔写日记开始到现在一天都没有落过,在大家不怎么写字且是电脑化的时代,如果在我很老的时候,我有几百本用毛笔写的日记,我觉得是很酷的事。书法对我而言,首先它是艺术,我非常敬畏书法,我认为想写好书法,首先要做到的是要有敬畏之心,如果没有敬畏之心那是学不好的。对我而言,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习惯,其实我从来不用毛笔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职业,我是开餐饮店的,在浦东、浦西都有店,我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隔出一个工作室。其实店里具体的事情我不管了,店长在管,但是习惯性地到每个店去看看。然后如果到店里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到工作室写字,家里当然也能写,我基本上做到随时随地都可以拿毛笔书写。所以毛笔书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日常。

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平时写字都是磨墨

书写,古人写字都是磨墨的,我家里也收藏了几百锭的老墨,所以其实我追求的是古人的生活方式,每天写,只要动笔都要以毛笔去写。

我对我自己的写字没有什么太高的奢望,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就是热爱书法,然后我每天拿毛笔写写字我都觉得特别开心和快乐,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我觉得对我而言也就够了。

俞丰:“日常书写”这个话题提出很久了,我实在没有认真地研究关注过。今天学习了两位老师的发言,就像小学新生进了博士的课堂,诚惶诚恐,收获颇巨。我密密麻麻、高度紧张地记了二十页纸,疑问也不少。

首先,对“日常书写”概念的探讨,丘兄的定义大概是:日常书写是以书写自身为目标的书写,强调实用性;非日常书写是为事物需要而作的书写,有艺术上的好坏之分。坦率说,我觉得刚才姜寿田老师的定义可能更准确;日常书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书写状态下的书家的瞬间创作。“集体无意识”就是这种书写本身对社会整体而言是实用的、集体无意识的;但对有修为的书法家而言,把功力和灵感在瞬间融入这种本可以无意识的实用书写之中,成了一种瞬间性的艺术创作。我觉得这样讲更准确,否则很机械地去分,这个问题是非常麻烦的,比如王献之写信给谢安,很用心地写,写完希望谢安留下来,显然这应该是艺术创作。刚才高榕同学的提法也很好;对今天而言,日常书写实质就是创作的日常化。

其次,丘兄发言的主旨,非常强调古代日常书写的艺术高度,甚至提到了“伟大”这样的大词,我觉得这样定位值得商榷,因为他所说的意思是“重返自然,创造裂痕”,是否我们现在要彻底回到王羲之的时代,纯以帖学审美作为标准吗?我觉得今日书风如此,恐怕还是有一点审美疲劳的问题。从书法的审美开始日益地清晰以后,从王羲之到王献之,就已经有审美标准的改变,书学史告诉我們,历史上一段时间,王献之比王羲之更有名。那我们要恢复到哪一层?到了晚清碑学的隆兴,更是极力反对帖学,我们今天再一次提倡帖学传统,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碑学的审美疲劳,不宜过度拔高。

我有一点感想:今天这个话题的提出以及我们的思考,它反映了我们书学界整体的焦虑和不自信——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不如古人。我想引用姜寿田老师的一句话:“对经典的传承和超越是书史的常态。”我觉得我们要走出这样的不自信,时代是发展的,就当今的书写技法发展而言,我看王客就离赵孟頫不太远了。这虽然是玩笑话,站在将来看,也许是某种事实。

孙稼阜:我觉得于三点值得思考:第一点是对书法本体、书法自身的一个认识,就是书法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书法是中国哲学的物质载体,如果这个前提对的话,今天的一切书写都是对古代“实践性”书写的解读和继承。

第二点是三类人的书写。我们打个比方:第一类是张三、李四,第二类王铎,第三类傅山。张三、李四的书写大多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王铎的“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这类现在的书法学习者多在实践中,第三种是傅山那样偏于“为自己”而书写的。我觉得经过王铎那类“化古”式书写,这下来一定是从王铎类书写向傅山类书写过渡。

第三点是为什么书写?首先,是须明白临古人帖是学成“古人字”的样子,还是通过对古人字的消理解解,学成“古人”的样子,得其人之真精神。我偏向于后一种取向,因为时代虽变,但古人之真精神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后人继承前人之好,不仅是个喜好问题,还有做为人的责任。具体到今日书法的学习,则潜含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在。私以为日常书写至少包含四层面,第一层是写好字,第二层是写出个人哀乐,第三层是写出人间真情,第四层是写出天地之间一段气。

这三点如果能厘清,书法的本质就能够稍微说得清楚一点。而基于书法真正本质之上的“日常书写”才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

崔树强:刚才听大家说了很多,提出了很多问题,有一种学术热情被点燃的感觉。丘老师的演讲特别有学术含量,他讲的是一个特别有哲学感觉的话题。日常书写落脚在一个字,就是写。因为写是有时间性的,它是一个时间性展开的过程,它具有即时性,有人人情绪和情感的带入,也有整个民族文化审美潜意识的带入。这样就能解释很多稿书和即兴涂鸦的文化价值。这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想,这个写具有即兴性,也是具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就像录像一样,第一次是有感觉的,尽管录了可能有点瑕疵,但是录了三遍、五遍、十遍以后就没感觉了,这跟写字是一样的。你第一次是保持着一种情感、生命的带入,使它的信息含量非常多。刚才高榕和李总也说到,他们写的过程中是有愉悦的,愉悦就是带人,如果没有愉悦带人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们为什么反对“作”的感觉,因为它是形式化的,从根源上切断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史的重写,我们假定书法的核心定义是在写,刚才丘老师讲书写比书法更古老。可能书写涉及到书法史的开端。书法史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是甲骨文,有人说西周,有人说汉代,有人说是魏晋开始。如果说到写的话,书法比画还要早,就是我们祖先有情感的带入开始写的时候,那就是书法的开始和萌芽。

另外,有一个想和丘老师商榷的问题是,他提到晋唐是善,宋以后是人。我的理解是正好相反。在我们阅读古代书论的过程中,唐代对一个书法家进行道德和人格的评价总是很少,而是对书法的生

命活力的描述,什么像龙、像凤这样一种生命活跃的状态。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人格的评价开始进入书法品评,说一个人人品不行字就不好,所以这主要是善的概念介入到书法的批评当中。

杨勇:各位老师好。新巧兄初来上海师大时,有次邱振中老师打电话来,谈起丘新巧兄,我说我们离得很近,就隔一堵墙,直线距离不到一百米。邱老师很惊讶,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邱老师说:“新巧可以作为你很好的谈话对手。”其实,新巧兄的思辨能力和哲学的根基我是很羡慕的。

关于“日常书写”,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只谈一点想法。关于“日常书写”的研究是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古代的书法史料,像王羲之《奉橘帖》等都是很日常的状态下出于实用的书写,但是书写时有没有“创作”的心态,他可能没有用“创作”这个概念和这个词,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在里面,比如说希望对方将自己的信札保存下来,留存下去,至少是有把字写好的心态在,把字写好的意愿和“创作”以及“日常书写”之间有没有关联?

另外,现在的文化状态,不仅仅是书法界,整个文化界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拼命倡导、制造一种现象的时候,恰恰说明这个事情出现了危机,或者是危机特别严重。包括华东师范大学要求学生用毛笔记日记,为什么大家觉得很有新意?说明已经很少有人在做这样的事了,再说操作层面的书法家们的“日常书写”,现在我们写东西用水笔、铅笔的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毛笔了。这样的问题怎样看待,大家倒是可以思考一下。

韩立平:新巧兄讲座很精彩,因与新巧兄较熟,所以好话就不多说了。我想讲两点:过去的书法怎样,现在和将来怎么办?过去的书法怎样,日常书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不能囊括全部。古代书坛存有很多书家特定为某人书写、写赠某人的情形,有很强的创作目的性,日常书写不能100%囊括古代的书写。

第二,现在和将来怎么办?刚才新巧兄是阐述过去,对当代没有更多说明,只说了要“重返自然”,但我感觉重返自然可能是不自然的。刚才举的例子中,李坤兄每天书写的时间极多,那是因为他有很多店,如果没有那些店也很难实现这样的状态。书法专业的学生要完成作业,所以用毛笔写日记,若没有硬性要求,是否依然能坚持这一状态?在我看来,日常书写对当代书坛的发展而言,可以起到很强的补充作用,但是很难实现“重返自然”,返回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当下用毛笔写日记,或者书友之间毛笔尺牍往来,是静态的、舒缓的,可以起到修身养心、感惠徇知的作用。但如果遇到急事,我们一定会先选择微信、电话等交流工具。颜真卿那个时代有手机的话,他肯定先选手机后选笔来表达急需表达的东西。因此,古人“匆匆不及草书”之类在书法中实现紧张、激烈、悲愤、急于倾诉的日常表达,以及与之相应的书法美感、精神,这些在当代肯定是无法重返了。

羽茜: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跟新文人书法的话题是一样的性质。如同现在还有真正的文人书法吗?现代社会还有真正日常的书写吗?张索老师提倡学生日记,说是“还原古人的日常书写”,能否真正还原,回到前人不计较得失的状态?能不能做到;风从哪一页吹起,便从那一页读起,那样自然。然后姜寿田先生说到“集体无意识状态的瞬间创作”,那么“集体”现在还有吗?键盘时代,书写还有必要存在吗?为啥还要说古人的话?这就是一种不自然。张索老师的学生高荣谈到“把创作日常化”,是否每天保持与书写工具、经典法帖的亲近感,就是日常书写了?

孔品屏:强调日常书写是倡导沉浸性的氛围,这是将书法日常化,从而提升自己书法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把书写变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刚才提的问题其实是切中了它,正因为如此所以要倡导。可以采取书协倡导,高校作为实验基地,或许可以借此丰富上海书法形象。

再比如说,我们生活环境已经远离了古人,比如说今天开会做笔记的这支笔,如果是毛笔的话,其实我包里是放了一支,这就是贴近了日常书写,如果是用墨汁不方便,现代社会有很多替代品,日本人发明了很多的小笔,我们用铅笔什么的,也是可以作为日常书写的替代物,在办公室不方便的情况下,哪怕是在车上都是可以。

今天丘老师的话题,我是非常想看看书,为什么没有购买链接或者是书可否集体购买。

章尚敏:听了丘老师的讲座很有收获。我的感受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雁归来”。秋天来了,花开得更漂亮还是要落的。我认为日常书写作为书法史上的研究很有用,现在提倡也是可以的,推广是不大可能。我的观点就是日常书写可以倡导不宜普及,尤其对学生而言。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几十年前我就开始用毛笔写日记,后来也用过进口的软笔写,但是我自从接触越来越多的古帖后,我觉得自己临帖的时间不够,以前按照自己的喜好瞎写,怎么写都是差的,低水平的重复。作为学生,我的个人观点是多临帖、多看好的东西,多读书,提高修养。只有打好基础,才能自然发挥,不然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无论从书法上还是文学上没有多少保留价值。所以临帖好、读好书,再提倡日常书写,特别是对学生,我就是这样观点。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

王客:我跟新巧兄是同门,又在一个单位,交流特别多,对他的理论观点很熟悉,甚至是我们很多平常的交流也是常涉及这些话题,所以我对这个

今天的讨论很有同感。日常书写我自己这些年也有反思,现在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是自己的前途问题,如果书法道衰了,我们的行当也就不存了,因为我们除了做书法估计不会别的东西,我连电脑都不会用。所以我们的谈是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就像旁边的章老师所讲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一些道统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努力的余地。我们考虑的是日常的这个东西可以泛化来谈,日常的文艺,比如说我们以前有日常舞蹈、日常文学、日常歌曲,同时会有日常书法。这些在艺术的原生状态,或者是早期时候,是促进一个艺术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在书法里面,我们姜老师讲了它是促进书体的演变的,日常书写还是书法史上经典作品产生的主要途径,例如广为入知的《兰亭序》(祭侄稿)。那么,转折期在哪里?在宋,宋代以后书写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包括黄庭坚和苏东坡,他们有许多经典作品不同于不经意的日常书写,比如《黄州寒食帖》《蜀素帖》,明显是特定情境、特定要求的作品。特别是到了王铎,他一日临摹一日应索。作品多有经营、设计的因素,尽管从本质来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常书写,但是理解为创作的日常化,这在早期是没有的。而这样的日常创作书写同样在推进着书法的前进。所以,这一点放到当下也不必焦虑,我们所做的前人也在努力做,我们是否可以审视日常书写的泛化问题。另外有一点,我个人比较强调要有写小字的习惯,这一点,或许更能贴近古人的状态,这不仅技法的回归,也是一种案头精神的回归。

顾琴:首先感谢上海书协为大家提供这样紧密而又非常贴切书法专业的学习机会,我想就沪师大同学写日记谈一些感想。针对青年书法专业学生每天坚持以毛笔写日记的书写过程,我觉得思考点可落在其书写的状态与情境上。

我们可分三个境界来认知,首先是“无我”之境,即学生在初始接到毛笔写日记作业任务时,大多尚未形成独立自主的书写感知。起始有些同学可能是被动或迷茫的,有些同学则先以手机微信记录心悟的图文历程,有些同学则以铅笔先记录好之后再用毛笔统一抄录日记,可见在起始阶段同学们以毛笔写日记比较程式化,完成毛笔写日记具有一定的仪式性。

我想说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上周在教室我看到高榕同学很慎重地用毛笔给王斐斐写了封信,他郑重地将毛笔手写的信箋与信封并贴在墙上拍照片,我在旁边观摩着,就觉得非常有仪式感。暗想高榕肯定会将这封毛笔写的信记进他当天的日记里,而王斐斐接到这封信也会将其写在日记里。试想再过50年,未来的“他者”倘若看到这封信时将会怎么想?

正如新巧兄刚在他报告里所讲的,我觉得可以用《说文》也就是“上下文”来阐释这问题。也就是必须将毛笔手书日记置入于一个特殊的情境来思考,即书写是动态的过程。这就引起我们更多的学生在做日记功课时,会在书写层面有更多的思考。这作业的功效也就是刚才张索老师所讲的“海滩捡鱼,捡一条是一条”。所以我很乐观,看待这个问题不必太悲观。

我们曾经出版的《敬书》,刊登有书法专业前三届同学的毛笔日记文字以及图文资料,里头就很有内容,可读性很强,能看出当时就已经有很好的苗头出现了。这就是第一层次的“无我”之境,起始阶段的日记书写可能是任务式被迫的,但通过一次次、反反复复地外在的毛笔书写记录之后,就会演变,渐进成书写内在的“小我”之境。

第二层面的“小我”之境,是关于书印艺术创作中真实而细腻的记录。记得书法研究生段慧强曾在《敬书》里记录过这样一段日记,写他用心刻的一方印就在即将完成时,竟突然将整方印刻碎了!而正是这印的碎残处反而大大增加了此印的诗性意蕴。他自觉得像是借了上帝的力,顺势而为完成此印,智慧地将偶然变为必然。后续他把新印粘好以后,再层层拍照记录日记文字,如此记录的日记富有叙事性的过程感,很有内涵,他日记文字所传达的视角是多元而有温度的。我突然想到新巧兄提到我们未来场景式的日常属性,其实目前我们很多青年书法学生已经在此领域有所力行,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是日记微信记录,后期再整理,介于日常瞬间和程式化的这种书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非常有价值。

第三层就是更为重要的“大我”之境,刚刚姜老师和孙老师在发言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学生们在毛笔书写日记时,要求他们不要写个人的小情小调,而要写出跟书法艺术、跟天地万物、跟生命思考密切相关的大爱的内容。这要求能促使学生自觉地将思考艺术与日常书写层层关联,如此渐变的累积过程势必会导致人生的质变与提升,由此而生的书写也势必会有生命的厚度与质感。

在此我也说个有意思的真实例子,书法研究生顾文俊在《敬书》里选过一篇日记,写的是他到无锡与我们一起商谈书法史论稿的事情。当时我们研讨时间非常紧张,半夜我们回到寝室喂养小孩,然后抱着熟睡的小男孩回书房继续研讨与改稿,学生文俊就藉由这个瞬间而生发出的与生命与艺术的感悟都记在当时的日记里头,一年多后我再读他这篇日记文字,就倍感这一瞬间的真实与厚度。可惜非常遗憾,至今我没有看到过这篇日记的毛笔记录文稿,可以说,这是一个毛笔日常书写图文互喻的实例。

以上从“无我”到“小我”再到“大我”的路径,完全可以支撑华师大要求书法专业同学用毛笔写日记的理论构架,由此我也非常期待我们的同学们每一天、每一年都有更好的作品。

(本文系第三期上海市中青年学术沙龙《日常书写与书法的起源》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